

六
臣
註
文
選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論三

養生論

善曰愁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尊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論

愁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善曰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曰致之猶言至也

或去上壽百二十古今所

同過此以往莫非妖

五臣本作夭

妄者

善曰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

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夭耳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夭妄而死

此皆兩

失其情請

五臣本無請字

試粗論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向曰兩失謂神仙夭

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

夫神仙雖不目

五臣本作目不

見然

五臣本作則字

記籍

所載前史所傳較

角

而論之其有必矣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齊曰較明也其必有矣言必有神仙事也

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

學所能致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 銑曰言神

仙非學之所能成也

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

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

之

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翰曰導攝也 向曰神仙則不可學

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得長年也

何以言之夫服藥求

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

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服

開

藥不得汗也 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者 終朝

未餐則鬻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 善曰毛

朝采綠絲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及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

音名善曰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新

發顏僅乃得之 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觀植髮衝冠 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

壯士之怒赫然殊

由

發色者豎髮衝冠亦其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

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骸無精神則

困國無君則亂也

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

亂於下也

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貌失色於外如君暗而國亂也喪失也

夫為稼於

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

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

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

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既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

七年旱說文曰既灌之也濟曰殷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出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焦爛則此苗必得一灌之潤而後

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既灌也良曰誣輕也

而世常謂一怒不

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

善曰淮南子曰大怒

破陰大喜隆主鳴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

是猶

開

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善曰國語子餘謂秦

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旱苗

終不可得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

生理之易失知一理之害生

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

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

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

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

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良曰不為疆梁而本

於柔謙也

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

而體氣和平

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

也銑曰泊然無營欲貌無感謂哀樂不能在懷也

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

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

神仙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翰曰形在外
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齊於長年也夫田種者

一畝十

五臣本

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五臣無

通稱

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肥勝

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十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
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鄒侯功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

田也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
七十區中種穀一窠秋收每區三斗計畝當百斛也田種一

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

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

向曰相懸

畝百斛也商農所以無十畝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見不知變
通故也亦知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養生之理可致長

年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音名善曰經方小品倉公對

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
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瞑睡也

養生論

深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

五臣本無共字

知也

善曰神農本草

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皆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

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

善曰養生要曰大菘多食

葷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猪肉移人與豬同說文曰菘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

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

晉而黃 善曰抱朴子曰今頭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漸本草

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栢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

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留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

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 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不相應豈惟

五臣本

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闇而無使明

翰曰豈惟所食之氣害之使重闇者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

薰之使黃

而無使堅

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脆亦能變之使堅也

芬之使香而無使延

哉

善曰方言曰延年長也薰之使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

故神農

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

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

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良曰輔助也

而世人

不察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性也惟

五臣本

五穀是見聲

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

鳥佳反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

周禮鄭玄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向曰淫哇樂聲也

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

養生論

深

五臣本

其腸胃

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鬻監

以待戒令鄭曰鬻蓋謂練化之鬻今之羹

字也翰曰滋味血肉之食也醴醪酒也

香芳腐其骨髓

喜怒悖其正氣

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氣銑曰腐敗悖亂也正氣謂安樂之情

思慮銷

五臣作消字

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

音遂善曰文子曰人

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傳也濟曰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性也

夫以叢爾

之軀攻之者非一塗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叢爾小國杜預注曰叢爾小貌也良曰叢爾

小貌軀身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黃滋味芳香喜怒哀慮哀樂之事共攻於人身也

易竭之身而內

外

五臣本

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喜怒形於

外思慮攻於內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

其自用甚者

濟曰言自用其性不

依聶養之術也

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

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僕善枉斂上疏曰佩王晏烏關雖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

翰曰謂形神之氣乏絕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

於衆難善曰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世皆知笑

悼謂之不善持生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向

曰人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持攝生性也悼傷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

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失於微纖之間也措置亡失也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

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善曰莊子曰藏乎無

端之紀翰曰白謂白髮也終謂死也中智以下謂之

自然善曰穀梁傳首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齊曰言中人小智已下謂漸然至死為自

也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

養生論

解

險於未兆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 銑曰中智之人縱少悟養生之事皆限逢遇之初不慎眾險於未始之前

也眾險則喜怒 哀樂之流也 是由五臣本作猶 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

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本 為五臣本 病之始

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

子東過齊見桓侯東哲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未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

為并錯章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 向曰病甚至於覺病方以為得疾之始則中智

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 害成於微而救先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國乃理也餘文同

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本作理字 翰曰著盛也 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

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 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豐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欲

用之則無 可施功也 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

察莫不皆然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

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

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為疾狀多同

地之理皆縱聞養性五臣本作生字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

不然向曰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其次狐疑

雖少庶幾莫知所由銑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其

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

路復廢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或益之以畎古澮外

而泄之以尾閭五臣本欲坐望顯報者善曰尚書曰

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澮

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

養生論

深

信
2

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也。不知何時已而不壅。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雉，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趣，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雉。翰曰：畎澮細流也。尾閭海水出處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舛其精如尾閭之出，其必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亦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或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

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

敗者。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

五尺大大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綠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向曰：嗜好之物，且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為交。

樂以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
復有敗聶生之事者戰爭也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

以目五臣本作自字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善

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
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 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林木同類

至七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
與衆人同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 今以躁競之心涉

希靜之途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

終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詞注曰無聲曰靜
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

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
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 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

求者以不專喪業善曰論語桀弱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

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
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也 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良曰人

一事者必不兼於他
事故養生無功也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翰曰追法術
苟從名譽者

養生論

深

必偏於小道沈溺其心又不能成矣

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

也 向曰此類謂上所述也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

私寡欲

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

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

善曰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彊自禁止蓋真不欲之故能養生也

識厚味之害性

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 銑曰厚

味也

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

五臣本作泊字

獨著

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

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 向曰言外物聲色之類欲以累

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

醇素淡泊獨明其道著明也

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

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善

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

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主而無以

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

至於大順也 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心故養和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

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 晞

以朝陽綏以五絃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翰曰晞乾也綏安也晞於朝陽所以養和於物也

安於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

善曰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

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

深

輒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
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 向曰忘其歡則
形不勞故樂足不勞形 則曰遺生故身存也 若此以往恕可與美門比壽
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善曰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
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
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
王太子晉也道入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向曰言將與仙人
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年也

運命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
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

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
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
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

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
政有美績病卒 統同善注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曰貧
富治亂固有天

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故運之所隆

必生聖明之君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聖明之

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

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

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良曰唱和

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

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

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其所

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

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成君夫黃河清而聖

解

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

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

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

令明惟聖人之能也吟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翰曰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

人生於時也良羣龍見而聖人用

善曰易曰見羣龍作而萬物覩濟曰龍潛之時道不用也喻君夫無首吉又曰聖人

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功成於天下也故伊尹有

莘中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主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向曰莘氏

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倚衡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於天下也太公涓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

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齊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號為尚父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

於虞而才於秦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與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與于虞知非遇也其與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翰

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任於虞國虞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秦用其謀而為疆霸蓋一人之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國亡也

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善曰黃石

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向曰張良漢臣也

以游於羣雄向曰羣雄諸侯也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

銑曰石堅水柔以柔投堅其不可入也言道不合亦猶是也

如其言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

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翰曰以堅投柔其勢必入故不逆也自以游於羣雄至莫之逆

也善本無此一段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

深

也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爲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識與

不識用與不用耳陳謂涉也項謂用也佈公謂漢高祖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

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濟曰張良之說前後一也

蓋前人不識離合之道也離合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

事應乎夫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

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爲張良生韓之茂漢以興

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成同心遮之般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向曰四賢謂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於人心其可測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五臣本將至

有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

開之必先為之主賢智之輔佐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善曰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君臣相感亦如此
詩云惟嶽五臣本降神生甫及申惟

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南侯也

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良同善注 豈惟五臣本

興王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褻女也五

本作始於夏庭善曰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上於夏帝

之庭而言曰今衰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請其禱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禱在續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繫流於庭不可

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課之繫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齒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

謠屢弘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其器者宣王

運命論

解

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取之夫婦遂奔於襄襄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襄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蔡仕猫切 翰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餘

往與善同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善曰左氏傳曰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

去之乃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

曹伯陽以歸殺之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

向曰社宮猶社稷也 **宗** 善曰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

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

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

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己有一人深目而徽喙命之曰牛助

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

約病豎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反
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庚宗矣暱親也豎官號也

凶成敗各以數至善曰春秋考異坤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數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良曰謂運數至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

自親矣銑曰介嫌也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

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

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翰曰何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

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

八六而言六及成王定鼎於五臣本作于字郊鄭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

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郊鄭公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

運命論

開

大壞

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向曰幽王厲王無

道不恤國事

二霸之後禮樂陵遲

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

故大壞也

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

文薄之弊漸於靈景

善曰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

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

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翰曰

文德之澆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辯詐之偽成**

於七國

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

魏秦也辯詐謂

酷烈之極積於亡秦

善曰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

游說之士也

解朝曰呂刑罪弊秦法酷烈也齊曰前述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漢亡之故云亡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向曰漢朝初

雖重文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
天下志意輕棄儒士之言也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

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
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
多謙

退 揖讓於規矩之內 閭閻 銀 於洙泗之上 不

能遏其端 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
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管子謂子夏曰吾

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
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桓子新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

天也 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遏絕澆
淳之端也閭閻和樂貌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也 孟

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 善曰周
易子曰

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

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
言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當晞夫子

矣李軌曰希聖也言顏回晞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
陰陽度行也 銑曰孟孫二子體法顏冉故去體二志望孔子

運命論

解

之道故云希聖當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貌維繫也天下卒至于

五臣本溺而不可援五臣本夫以仲尼之才也而

器不周於魯衛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良曰卒

終也溺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翰曰道不運會而見輕也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

行於定哀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

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西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

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

之福也昭王乃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音頰善曰史

止向同善注

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子何以仲尼之智也而五臣本有受字五臣本屈尼五臣本於陳蔡

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子陳蔡東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

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

招毀於叔孫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

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夫道足以濟天

下而不得貴於人善曰周易曰智周言足以經萬世

而不見信於時善曰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

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善曰孝經曰孝悌

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齊曰彌廣綸應聘七十國而

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廣理於俗也

運命論

深

不一獲其主

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

也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

驅驟於蠻夏之域

屈辱於公卿之門

善曰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

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欲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

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

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

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

善曰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

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

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晉叔向曰引黨以封己韋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優息養高者也銑曰子思孔

子之孫也言子思望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厚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

時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聖也

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

而造門雖造門

五臣本無雖造門三字

猶有不得賓者焉

翰

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預賓客之位者造至也

其徒子夏

升堂而未入於

五臣本無於字

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

師之

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

焉政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

其言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

語注曰不得有非間之言者也

向曰西河地名也肅敬也間非也言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

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

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

貴賤時也而後之

五臣本作世字

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

於一朝

直

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

過乎

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也 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

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

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翰曰遇窮厄之時其心

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 善曰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屈身

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 翰曰失位則可推排運命而

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 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

斯為淵焉 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也 銑曰水

流曰川水深曰淵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善

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

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五臣本於

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五臣本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

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窅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弱以清好麗人之

惡仁也窅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

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

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翰曰忠直之言必逆迂入主之意獨立

清正則背於俗類此事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迂觸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

出於岸流必湍之善曰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良曰木高

運命論

深

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齊曰岸側有堆阜行高於

而出於岸侵入於水者故水流必先衝之也湍衝也

人衆必非之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

俗故衆人嫉妬共為非斥亦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前監五百本不遠覆車繼軌

而五百本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

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

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

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

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蓋

將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之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善曰

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銑曰言衝君之威以求

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恐墜落而死矣冒衝也塗道也

成其名而歷誅

五百本

諂議於當時彼所以處

之蓋有筭矣

善曰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蒼頡篇曰筭計也 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謗議於

當時所以甘處危亡之地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

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

不邀而自遇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論衡

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邀自遇 翰曰言道

之將行命與貴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高祖也 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

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善曰論語

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向曰道廢命賤豈獨君

比希世

苟合之士蓬蔭戚施之人

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

解

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
濼蔭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銑曰希聖也濼蔭口柔
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
輕薄鄙惡之性而語則欲為口面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 俛

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

曰濼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
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銑曰
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顏色
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逶迤行兒 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

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傳于
髡曰鄙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

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可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 以

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

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
時者也 良曰闕看盛

衰以為精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
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

勢之所集從之如

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

善曰孟子曰大王居幽
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

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
玄曰如人遺忘勿然不省存也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
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
之如人脫徒而遺之也

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

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

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

子貢曰與其俱失三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向曰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

故遂繫其衣服矜其車徒

冒其貨賄淫其聲色

五臣本作也字傳注曰冒貪也

善曰杜預左氏良曰繫謂裝飾

使其鮮繫車徒謂車馬侍從也

眠眠

摸白然

自以為得矣

善曰爾雅曰脉脉相視也銑

曰眠眠驕詐貌

蓋見龍逢

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

來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獨

解

蓋笑蕭望之跋末躓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

縊於後也善曰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良曰跋躓謂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大

傳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傳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傳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故夫達者之筭

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

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

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

曰陪臣也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必須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

選卷三 十九

闕其門也

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

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

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揚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其守靜其門闕然不喧雜也

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

善曰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

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

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也

四馬曰駟也

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

五臣本

者不過滿

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

也

善曰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

濟曰人之為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灑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

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

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

五臣本

史

策毀譽流於千載賞五臣本作災字罰懸乎天道吉凶

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

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 翰曰言

人為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耳目之為娛乎言不可也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

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

市師也向曰此五都天下所湊會之處褰裳而涉汶問

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

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銑曰

褰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

下禾稼如雲之多推直追紛五臣本作髻字而守教庾海陵之

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善曰漢書曰尉他魁結服虔曰雕音推今兵士推頭結張揖上

運命論

深

林賦注曰紛鬢後垂也紛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
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
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
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翰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
為之也此比賤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 臣
坻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敖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

挿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 余璠頌之

珍可觀矣 善曰爾雅曰扱衽曰撝廣雅曰扱挿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

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 向曰衽衣襟也言挿衣襟以

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 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

己其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

止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

不滅也 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為眾多也而為己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

賄貨者乎蓋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 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
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辜務諂邪不義
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愛其
身空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嗇愛也 六

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

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
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 and 曰是

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
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
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也 良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
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
墨宮割頥大辟也言其為邪諂而五刑常隨後也 利害生其

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

辱之客主哉

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
審見身名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

言惑之甚也 濟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
常在其左右豈可自以為能見親踈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
主榮辱也以榮為
主以辱為客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

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眾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

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

不以利冒其官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翰曰古之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

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冒貪也

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

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

向曰得謂得官位也

原乎天人之性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眾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違也銑

曰原本也核考也

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

矣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

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良曰言自上至此

論而筭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故君子舍彼取此善曰言舍欲利

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也濟曰捨彼邪佞之道取此忠正之理若夫出處不違其

時默語不失其人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

無道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可失其知人之鑒也天

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幾璇輪轉而衡軸猶

執其中善曰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

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

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向曰

天之轉動眾星遂移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也璇璣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

運命論

深

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既明且哲以保其喻賢聖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

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

斯矣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

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

者則孔丘嘗為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老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

辨亡論上下二首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善曰姦臣謂董卓也蒼質戲曰王塗燕絨周失其御法言

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良曰御理也

紊王室遂卑善曰蒼質戲曰廊帝絃依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齊曰弛廢
紊亂也

於是羣雄蜂

五臣本
作鋒字

駭義兵四合

善曰廣
雅曰駭

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
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

國電發荆南

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
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
曰雷動電發

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眾數萬人楚辭
銑曰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

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
荆州故云荆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為武烈皇帝

權略紛

紘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

五

震盪

達

兵交則醜

虜授馘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
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憐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

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
之以為已相杜預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

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
為當出雄伯也紛紘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眾也虜服

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
賊眾咸服而授馘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

遂掃

深

清宗祊

捕

蒸禋

因

皇祖

善曰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

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大牢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祊

宗廟也蒸禋祭也于時雲興之將帶州廳起之師跨邑

良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兵呼交呼

罷之衆霧集善曰毛詩曰進厥武臣鬪如虒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栢栢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翰曰哮鬪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能罷亦猛獸霧集言多也雖兵以義合

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

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

於亳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

之又眾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勦力以

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篡逆阻守疆兵恃託除亂也怙恃也或師無謀律喪威

稔寇

善曰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估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葛弘曰毛其必亡是昆吾稔之曰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可取之

敵也稔熟寇敵也

忠規武節未有

五臣本作見字

如此其著者也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銑曰言羣雄忠規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

武烈既沒長

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

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桓

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良曰沒死也長沙桓王謂孫策也

招攬遺老與

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

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業也

向曰謂以少兵犯衆敵也

攻無堅城

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齊曰

辨云論上

深

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升而與
鬪戰也 銑曰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

定也 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 善曰周易曰先王明罰飭
法趙充國贊曰諭以威德

也 良曰脩師謂理 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
兵也翕赫盛貌也

豪俊而周瑜為之傑 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
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

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交
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翰曰交雜也御用也 彼二

君子皆弘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 謂張昭周瑜也
也 哲智

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 五臣
本無

而江東蓋多士矣 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銑曰言張昭周

瑜來附孫策蓋以類聚等於符契相合而同氣相
求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 將北伐諸

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 善
曰

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開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氏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闈也翰曰鉏除也干亂也紀謂綱紀也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紫闈帝宮挾天子以令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道反其帝座也

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

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

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

歸舊物除亂反正也

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

殞

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向曰戎

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

用集我大皇帝

以竒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

五臣本作乎字

今圖從政

辨亡論上

開

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

善曰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

侯賦事行刑必問於貴訓而詒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貴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

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向曰言孫權以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

圖謀也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風也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

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

好謀也銑曰篤厚也言其志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濟曰疇咨謀議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東

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

五臣本

塗巷

善曰周易曰賁于丘園東

帛袞袞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翰曰旅次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束

帛旌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閭巷也旌旗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故豪彥尋

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

林

善曰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

曰其會如林 銑曰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

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 於是張昭為師傅周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驚馳

瑜陸公魚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 善曰

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又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三國各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公瑾英達

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陸遜字伯言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

吐奇乃構雲臺毛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子翼作股肱心膂 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呂蒙

將軍也疇類也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力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

辨論上

評

曰程晉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之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潯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 翰

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步騭之名聲光國

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三國名臣序贊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

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乃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博以諷議舉正 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

宦

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
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
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
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
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
也虞翻字仲翔三國名臣序贊曰吳志曰翻性不協俗數犯顏
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
仙人也權怒徙翻交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
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從太子太
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
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調
諫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調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

奉使則趙咨沈珩

衡

以敏達延譽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

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
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
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
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
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
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

深

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
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

延君譽于四方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五臣本祥協德善

韋昭漢書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
修曆數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

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
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祇祥也居衣切天文志

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
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幾之幾 濟曰此二

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善

祥之事以合其德也協合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善

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
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

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
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

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駱
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統曰此二人皆死於王命駱

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

見多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
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
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向曰補君之過也謀無遺諧
與舉不失策善曰廣雅曰諧智也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

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善曰爭衡謂角其輕重也

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魏稱上曰衡 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

氏常五臣本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善曰漢書

勝之威氣百倍也魏氏曹操也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善曰孔

濟曰魏氏曹操也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
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

過漢陰也銑曰鄧塞山名言浮舟於羽檣萬計龍躍順

下漢水名也水南曰陰眾謂兵聚也善曰羽檣言疾也羽檣曰杖鑊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

流見龍在田或躍在淵翰曰言羽檣者謂其疾也龍躍順

解

流言船行速也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
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向曰銳

利也五百人為一旅
虎步言猛也高平
護臣盈室武將

連衡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
喟然有吞江許忽

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

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許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翰曰言曹

操喟然而嘆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許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
善曰左氏傳曹威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

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
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謂收其敗餘之兵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

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

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善曰漢王

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

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取荊州虜關羽

劉備然之遂伐吳備登馬鞞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士

崩瓦解圖謀也相西則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鞞山之

東也大崩曰敗績劉備既敗遂齊于永安宮而劉備殂故去絕命

向同善注續以濡須之寇

臨川摧銳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

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濡須水也寇蓬龍籠之戰

敵也摧銳謂摧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

子輪不反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

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穀匹馬隻輪無反者

向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子隻也輪車輪也言

大敗隻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

車不還

衄縮也而吳覓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

賈乏也

五臣本作荒字

濟

辨亡論上

氏乞盟

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竟爾而笑何晏曰竟爾小笑之貌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

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

向曰莞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好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

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

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

統曰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峙足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矣水涯也

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

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

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翰曰百越地名括通也表外也蓋言其土地廣遠也

於是講八代

之禮蒐

所愁三王之樂

善曰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

通三王夏殷周也

銑曰字內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既平講說禮樂以見成功也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頌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

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
后謂拱手以揖諸侯示無事也
虎臣殺卒循江而守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
書伍被曰溫弩臨江而守之良曰虎臣言猛也殺卒言勇也

循依也
長棘勁鍛殺望颺而奮
善曰爾雅曰棘戟也
說文曰鍛鉞有鐔也

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
類颺風也奮振動也望風而動者勇於鬪也
庶尹盡規於

上四民展業于下
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
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

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
以供其上濟曰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
化協殊裔

風衍遐圻
巨衣反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
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

也裔夷狄之國也
衍行遐遠有界也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善曰左氏
傳曰晉人

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向
曰俾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言字內清平不用戎馬獨

使而撫巡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
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

於方也
辨亡論上

深

既為一閑也 銑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
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獸坊也 明珠瑋

實耀五臣本於內府善曰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珍

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善曰漢書息夫躬曰羽

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輜由軒騁於南

荒衝朝萌息於朔野善曰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

征衝朝閑字略作輜樓也音義曰朝兵車名也薄萌切翰

曰輜軒輕車也騁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

衝朝兵車也息於北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農服

之虞而帝業固矣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

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向曰齊民百

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

也堅固 大皇既没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

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茲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

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諡曰

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統曰大皇權也沘臨回邪肆縱也

言幼主臨朝茲邪縱虐乃廢亮為 虔脩遺憲政無大闕

會稽王立權弟孫休為景帝也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

守文之良主也 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 翰曰虔敬憲

法也守文良 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主謂孫休也 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

曰召彼故老 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

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

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

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 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

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

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

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謇謇

諤諤盡規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濟曰陸公謂

辨亡論上

辨亡論上

深

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熙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善

興也向曰謬諤正直也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

同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

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良曰施姓也績名也

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

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

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

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

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

至三樓五百本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吳志曰樓

公也孫皓用玄為宮下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

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

也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善曰尚書大

曰元首謂孫皓股肱謂上所述者也

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

瓦解之志

五臣本作患字

皇家有土崩之釁

善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漢書徐

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良曰葉代也瓦解土崩謂曰亂也釁憂也

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

善曰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

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楊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向曰言歷數天命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伐吳也

無此

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善曰過秦

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銑曰吳有堅地高山大川之固而為晉所破若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

辨亡論上

深

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濟同善注

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燕昭

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向曰隊謂兵之部伍言

吳亦非有此**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晉恃其陋浹辰

之間而楚剋其三都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翰曰浹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

日而吳之社稷已滅**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

救哉
善曰襄陽記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

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

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善曰向時謂太康之

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略固非晉一卅所能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銑

同善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五臣本作阻險字之利俄

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

殊授任之才異也向曰符法質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阻險之間尚亦未改然

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

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荆揚而奄五百本作掩字交廣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翰曰漢

氏謂劉備也銑曰交廣郡名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

辨亡論下

辨

怨矣五臣本無矣字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

良曰曹操好殺戮故去虐深民怨劉公因險以五臣本無以字飾智功已薄

矣其俗陋矣五臣本無矣字善曰淮南子曰為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濟曰劉公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敝陋也

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五臣本作深字

遠矣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向

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善曰論語曰子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

延篤遷京兆尹郵民如子翰曰如不接士盡盛德之容

及者謂志慕之也恤憂也稚子小兒也

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

虜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

宦

也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睿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睿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睿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濟曰戒行謂兵行伍之間也虜獲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善曰吳志陸機為孫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善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促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眾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

辨亡論下

深

有欺 銑曰不患難貴臣權勢所逼也 翰同善注 良曰時

曹公入荊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周瑜之軍也悉盡也武

衛謂權之親近 宿衛之兵也 卑宮菲食 善本有 豐功臣之賞披

懷虛已納謨士之筭 善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血馬融

曰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 濟同善

注 向曰披張也虛已者亦猶虛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開張

其懷虛已受納 謀臣之計也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

致 五臣本 命 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

作效 才宜佐時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

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

時燮為綬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

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欽入質

翰曰同善注故云一面自託也士燮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

效致 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 善曰吳志曰張昭

也 常乘馬射虎虎常空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常

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淮 4

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賢諸
年少慮事不遠軼君然猶不能已向曰張公謂昭也

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善曰諸葛瑾事未詳也銑曰

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善曰吳志陸遜陳便

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大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

於是有司盡寫列條使郎中楮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

益之翰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善曰權既為

同善注未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

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

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

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良曰同善注議亦諫也三爵

謂醉後也誓戒也屏氣踞局躋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

甘以育凌統之孤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

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

辨亡論下

屏

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昔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爰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濟曰子明呂蒙字也屏息也同善注屏氣跼蹐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跼蹐緩行也伺謂伺候也向同善注登壇

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善曰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

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銑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濟曰同善注此則棄

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

是以忠臣競

盡其謨五臣本志士咸得肆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

夫區區者也善曰言其規略宏遠

不妄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諾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異方言曰獸安也良曰區

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固不安此故百官苟合庶務未

違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初都建業

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

何宮室輿服蓋慊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

不足也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

居宮室車服蓋如不足堪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

缺粗脩五臣本作粗精善曰祖古粗字也韋昭漢書注曰

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濟曰中業謂權中年之時天道人

法禮儀有所缺失者粗得增脩也雖釀化懿網未齒乎

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翰曰言雖醇醲

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天下則未列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

辨論下

辨

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

其民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向曰言吳地廣兵衆也帶甲謂兵也

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日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翰曰封域謂疆

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

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善曰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

敦率遺典勤民謹政日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臣

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北宮

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

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傳曰

相與友善善為與國黨與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離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何則

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善曰穀梁傳曰長轂

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

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善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向曰開行陣

不過千人亦言地狹舳舻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

胡減反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施處也艦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

也翰曰舳艦船也艦戰船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

蛇其勢然也善曰蛇鬪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

開

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

欲機械以御其變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

謀欲積石以遏江水令流迅以天子總羣誼五臣本而咨

之大司馬陸公公五臣本只以四瀆天地之所以

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

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

銑曰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而機械則彼我之

水四瀆也無遏絕之理謂不可積石而機械則彼我之

所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善曰

漢書

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向曰言彼此皆有機械也銑曰

言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揚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

是天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建步聞之亂馮寶城以延疆

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于

中庶子蒙嘉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為背叛也寶猶堅也

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

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公江東下

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丈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

渚毛萇傳曰遵循也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亡機

仕於晉故去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遵繞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身也又以蜀中陸公以偏師三

辨亡論下

深

萬北據東坑

苦衡反 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

之北其迹並存

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

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

踧

於遠

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

喪師太半分命統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

獻俘萬計

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

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

威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

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禧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餼杜預曰獻楚俘于朝俘即囚也 齊曰反虜謂

步闡也踧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沒晉也 翰曰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彊半也 銑曰伐國取人曰俘獻謂獻生虜

於君**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信

卷之三

三

哉向曰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善曰言少

有虞度之事也 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陸公沒而潛謀**火之候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虞備也

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善曰蒼頡篇曰駭警也 良曰言陸抗亡沒之後而晉潛謀伐吳自

此而始孫皓無道 瑕釁曰深而六軍於是警駭也 兆始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

日之師齊曰晉太康年滅吳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

而吳威者由陸公**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善曰

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餘同翰注 翰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

不由無良臣明主也 愈少也向時謂蜀魏也**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

人之去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善曰詩大雅文也 銑曰人之去亡謂陸

公亡也殄盡瘁病也言邦家顛覆宗廟為丘墟者蓋以**易曰**

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

辨亡論下

開

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

善曰周易革卦

之辭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刑

向曰玄謂太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

言帝

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善曰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五行王相孤虛之屬

易曰王侯設險以

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

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向曰恃險則地利也

又

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

也

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吳之興也參

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

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顯其所參則惑矣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

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謂舍

五臣本作捨

其參者也

良曰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

夫四州之

萌

五臣本作氓

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之俊也

齊曰四州荆揚交廣

皆吳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

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

用也

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

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

溝者

五臣本無者字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盡及

也用之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

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

銑曰

先王謂古先帝王也

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

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人

五臣作以

之謀慈和以結士

民之愛

銑曰誘進也俊又謂賢人也士民謂百姓也

是以其安也則黎元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辨亡論下

辨

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

足恤也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也
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臣於上上

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
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

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

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廼見麥秀之蘼蘼曰
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

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
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向曰言人君能

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
亡之患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開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開化圖書館
kac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論四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

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翰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

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考

識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善曰左氏傳楚芊尹無宇

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

縣之治創自秦漢

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

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與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

銑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列置郡縣西漢因秦之

敝行而不改也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事之成敗書序向曰詳夫先王

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

以獨任善曰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任重必

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

其任也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濟曰天子任重必假借眾賢之力因羣賢之才所以分重而輕焉庶

事乃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良曰五長

即五等也於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

五等諸侯論

海

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

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銑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宗

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向曰宗謂同

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

人情之大方

善曰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翰曰綏安御理也知其

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

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也濟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君即不然也安上

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故易曰說以使

民

五臣本作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

卷之四

而後利之利

五臣本作利之利也 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利而利之之辭也

善曰周易允卦之辭也

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慮而不費也

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

之共害

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天下同

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食勸強之也 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

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

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

深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 翰曰博廣篤厚遠

長也憂深謂憂

天下之深也

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

深

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

五等諸侯論

之祚矣

五臣本無矣字 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

向曰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祚福也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善曰論語子曰

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之也 銑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

九服之民知有

定主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 良曰九服天下也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

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

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己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世治足以敷風道衰足以御暴

翰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敷風化也

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疆暴也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

俊之士

五臣本作民字

無所寄霸王之志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

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也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

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 銑曰言天子國安由
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下皆安也 **主尊賴**

羣后之圖身 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 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 **譬猶衆目營**

方則天綱自昶 善曰目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綱以喻王室 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呂氏春秋一引其綱方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 濟曰言諸侯 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

張之天下網 編故網通矣 **四體辭難而心脅** 力與獲又 善曰四體亦 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

翰曰四體四支喻諸侯也辭去也脅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 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 蓋善本無 三代所以直道四

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 **王所以垂業也** 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包氏曰三代夏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

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 業廢興何如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

者誤 **夫盛衰隆弊** 五臣本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

也 作敝字

五等諸侯論

深

乎其人

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 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去繫於人也 愿法

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

善曰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

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 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諒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

也 良曰愿謹也諒明也言事明暗不常

故世及之制弊

五臣本作散字

於彊禦厚

下之典漏於未折

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 毛詩曰曾是彊禦言封建

踰禮而為害其偏在於未大而本折也 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

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彊禦而難

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未大而本折也 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漏失

也 侵弱之釁遘自三季

善曰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 班固異姓諸

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
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

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翰曰蓬起也三季謂
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疆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

末年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
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

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翰曰陵夷謂頽
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頽毀終于此時

也昔者成湯親昭夏后之鑿公且日涉商人之

戒善曰夏后之鑿即殷鑿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

曰日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良曰成湯周公親
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鑿戒也照見也涉歷也文質相濟

損益有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
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
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故五等之禮臣

體字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呂氏
春秋曰等

五等諸侯論

卷之二

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

之制有盛於夏殷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善曰二王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

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

蓋聖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計筭也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五臣本作敝字而侵弱之辱愈於

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也

是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

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

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是以經始權其多

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

漢書

非致治之具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

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取

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 故

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

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問

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 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安也王弱則憑諸侯以

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 及承微 五臣本無微字 積弊 五臣本作積其弊 王

室遂卑

善曰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

猶保名位祚垂後嗣

善曰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 良曰祚福也

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

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

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

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濟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

五等諸侯論

解

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降及亡秦棄道

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懲

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

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葛藟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況國君子此所謂庇焉而縱尋

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翰曰同善注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繼其所庇蔭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

道實為國慶獨鄉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善曰國語曰暗昧也晉國有慶未

嘗不怡史記范睢曰主憂臣辱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雖速

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豐實由孤立善曰毛萇詩傳曰速

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向曰不必一道

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費實由不封立所致也。是蓋愚五等之小怨忘經

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間土崩之為痛也。善

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心暗於土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周之

不競有自來矣。善曰左氏傳鄭石吳謂子囊曰今楚實不

矣。濟曰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

競疆也。然片善勤王諸侯必應。善曰論

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

翰曰周室雖不疆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將欲匡正者諸侯

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公羊傳曰葵丘之會齊桓

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

向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故疆晉收其請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

五等諸侯論

解

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銑曰同善注收用也圖謀也傾猶發也此二君並盛欲偪周而取天下 豈劉項

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

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濟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疆然如

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關視關中而借使秦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

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 五臣本弊作覆

滅之禍豈在曩日 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翰曰假使秦能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

共理其敝亦不見覆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

國以封境土踰溢不遵舊典 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也故

子第也

賈生憂其危是錯痛其亂

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

數乘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令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前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

誼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盛長

亂起奸此所以危國也晁錯又恐諸侯盛以為亂乃勸景帝削諸侯土也

是以諸侯阻其國家

之富憑其士民之力

善曰阻恃也良注同

勢足者反疾土狹

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

善曰漢書賈誼曰大

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

五等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

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

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縮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綱謂漢初綱紀

五等諸侯論

海

尚弱滿網謂孝景時法網踈寬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善

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注曰

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

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泰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

肯見盎也濟曰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

非建侯之累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周易曰利用建侯行

師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然呂氏之

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

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

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迎大王

大王勿疑也翰曰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逮

代王立之而社稷長安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至中葉忘其失節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

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

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善曰成

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

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

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

楚如拾遺統曰漢既害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

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五臣本作侯字善曰

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也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車

五等諸侯論

深

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尊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

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

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賊內外充斥充斥言多也

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善曰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一夫從橫則城池

自夷豈不危哉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

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

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危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營父

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

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

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鄭子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頽叔桃子賔起王命論曰閻于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頽叔帶子朝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為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嗣三子一曰子頽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嗣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勃逆借即王位以據王

鉦 征 擊震於閻宇鋒鏑流乎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絳闕 善曰傳玄正都賦曰巍巍絳闕濟曰鉦金聲也擊鼓也閻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然禍止畿甸害不

五等諸侯論

深

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善曰毛詩曰覃及鬼方莒曰覃延也難蜀父老曰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良曰言周雖

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

也言天下安然以理出而待危而賴諸

侯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

是以宣王

五臣本作厲宜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周公周二相

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

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盍納王乎號公

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

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杜預曰

叔帶襄王同母弟也翰曰振起也

豈若二漢階闈暨擾

善曰階闈暨擾謂王莽也向曰言周封立

而四海已沸

善曰階闈暨擾謂王莽也向曰言周封立

之內暨亂而四海已沸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

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宣 4

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

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

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

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 善曰聖主得賢臣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

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此人哉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

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 善曰左氏傳劉子

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 翰曰言漢所以亡

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

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

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中人變節

解

以助虐國之桀

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歇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雖復時有鳩

合同志以謀王室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程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

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然上非奧

主下皆市人

善曰漢書曰程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救卒也

濟曰與深也言非深沈知人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

翰曰師旅兵眾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眾悉散則無關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

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

五百本

禍

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向曰謂逆徒劫殺帝族也

民望未

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

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或

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

昏主暴君有時比迹

本字 故五等所以多亂

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

該實卓然比迹前列

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

良曰庸用也 雖或失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

陟日用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

陟之理日用於時也

長率連屬咸述其職

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

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翰同善注言皆奉天

五等諸侯論

解

子休明之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善曰左氏傳宋子皆述其職也

淫昏之鬼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淫昏遞相防制故無所容過也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

有以之興矣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苟

或衰陵百度自悖五臣本作勃字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

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向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

官少者下位故則貪殘之萌五臣本作氓字皆如羣后也銑曰

氓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

以之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且要而言之五

等之君為己思治善曰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為己齊

郡縣之長為利圖物善曰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為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為

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

善曰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也。向曰

企美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善曰脩

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夫進取之

情銳而安民之譽遲。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良曰銳利也。是

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善曰安民譽遲不

女論語注曰憚難也。齊曰憚懼也言眾皆為之故不懼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

所夙夜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

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翰曰日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君無卒歲之圖

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

深

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善曰說文曰

曰此郡縣長所為如此五等諸侯則不然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善曰說文曰

構善曰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銑曰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廈之屋

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善曰漢書王嘉上疏曰孝

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

之眾當解合之勢翰曰謂其知長父之計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使其並賢居治則

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

殊迹者譬言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司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

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父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己過則

深然則五呂本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善曰八代謂五帝三

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
能純法入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五道一以貫之良曰一
理謂合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善曰論語子曰
典則也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齊曰秦
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一首

并序 善曰劉璠梁典曰
孝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善曰孝標植根潛右旅寓魏庭冒履難
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

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
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翰曰辨人
死生窮通必有命也
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
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

原人也舉秀才年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
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八間不見女嫁
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
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辨命論

開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

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故謹述天旨

因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臣觀管

輅天才英偉瑋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

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瑋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寶海內之

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

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此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

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也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歷數之任者卜祝

謂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而官

止步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曰

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無則字五臣本高才而無貴仕饕餮

而居大位自古所數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叔伯

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故

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閔鳥紛綸莫知其辨善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

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皆負青天

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夭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幾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良曰天謂年

壽不長也闕止也言年可止往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也仲任蔽其源子

長闡其惑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

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

辨命論

深

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者也余甚惑焉者也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至於

鵲五百本冠甕備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

唯人所召善曰略鵲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獨冠

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

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

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向曰甕備貧賤之居也獨冠貧賤

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

也說說女謹五巨本咤阻異端斯起善曰蜀志曰孟光

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說謹咤裴松之曰說音奴交
切謹音詡表切咤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銳曰說說
喧也謂言語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
喧繁不定貌

流而未詳其本

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

由己故曰語其流

濟良住同嘗試言之曰

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

翰曰

夫道生萬物則謂之

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善曰老子曰大道紀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

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

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善曰

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但見其形則不知其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

鼓動

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善曰周易曰鼓天下之動

深

者存乎辭韓康伯曰交辭也交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

善曰老子曰亭

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度劉我邊陲翰曰亭毒均養也度劉殺也

皆任自然也**墜之淵泉**五臣本**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

悅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

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翰曰皆亦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蕩**

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善曰

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同馬彪曰

確乎不後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銑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 化而不易

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

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 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善曰祖

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 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

變易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

之遇鬼神莫之要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

感 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魚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

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大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肉 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

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

深

留之倒謂却行之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

於箭漏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一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

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也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

水中置竹籜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善曰孝經曰先王有

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是以放勛之

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善曰尚書堯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

湯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銑曰言

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文公靈二徵其尾宣尼絕其

糧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其胡載震其尾毛萇曰靈貽也震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

能興也良曰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

糧亦命也。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音以善。

采首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采首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首傷大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言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善曰：崔瑗七蠲曰三

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

辨命論

開

斃死也淑媛婦
人也詐毀也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

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鷓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平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相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

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

君山鴻漸鍛殺羽儀於高雲

銑同善注沮喪也長沙地名皓髮白首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

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

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

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
向日言鶴飛自陸斬高以喻仕子也鍛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
死如殘析羽翼

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

於高雲之中
敬通少有淑儻之志明帝以為銜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增壞
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
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 翰曰 此豈才不足而行
鳳起喻實德也摧迅翻謂帝不用也

有遺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
乎奚居之隱也 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時難

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
足而行有遺蓋天命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

桓瓛弟

璉律並一時秀士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

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
遇疾卒瓛弟璉字子璉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
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
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璉音境 良曰近世謂齊朝

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辨命論

深

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向曰言劉攽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 璉則志烈

秋霜心貞崑玉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鶴鶴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岩岵召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 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

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善曰周易高貌也 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

而官有微於侍郎

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

以言古則善曰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 向曰兩賢璉璉

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

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

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銑候
曰五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

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

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善曰楚辭曰願微生而有待兮循奉與壘

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傲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翰曰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於川谷也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

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哉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

與殤子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卓卓臣興興臣隸列仙

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

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也良曰宰衡

伊尹也言其貴也卓隸賤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

開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

之與敦洽

善曰孔叢子曰倚頰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餓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

當畜五牂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倚氏之南其恣息不可計以

與富倚氏故曰倚頰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

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爲謐妻曰以康爲謐曾子

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

樂於此而謐爲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

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離麋堆頰黃頰

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盤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

而有德也齊曰倚頰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咸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

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

翰曰言上之所述

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故

曰死生有命當貴在天其

無其字斯之謂矣 善曰

子夏曰死生有命當貴在天

然命體

五臣本作體命 周流變化非一或先

命當貴在天

後笑或始吉

五臣本 終凶或不召自來

號

五臣本

有而字

終凶或不召自來

五臣本

或因人以濟

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召以致人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有因人成者也

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有因人成者也

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

五百本寂寥

忽慌

忽

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鶻冠子曰

倜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驚銳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

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徵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

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亨其成謂之道也 銑曰忽兮不

明貌言運命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驗

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夫

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

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

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 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

深

信 4

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秉物憑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而或者觀湯武

之龍躍謂龕五百本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

謂英睿擅奇響善曰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

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則三神曰子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攻之子必使

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程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

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程有道德挺生謂

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

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

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

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翰曰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鷲執也言有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土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禹桓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

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半夜有力者負之而走其昧者不知也濟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必己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桓皆天命運轉所為不

故言而非命
五臣有者字

有六蔽焉爾
善曰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雖出此故義則殊也

請陳其梗槩
古代功善曰

夫靡顏膩理哆也
昌

為頰六頰
鳥

形之異也
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睒些三王逆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為蘧蔭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

辨命論

開

俗文曰爲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雅顏感鶴銑曰癡顏賦理好貌也哆爲張口不正也頰頰鼻高貌也乃人形

之異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善曰淮南子

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以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年之數注壽之物也向曰朝謂日未出時晨謂日出時也

言朝秀之華至日出乃死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龜鵠壽乃千歲故年之殊

辨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闕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足人必封不封矣左氏傳曰

程滑殺厲公苟筮士魴逆周子于曰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德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麥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

以之爲癡者之候也向曰聞言同知三者定乎造化如響謂且聽也菽豆也辨別也

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

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關越兵不起知三五而不知十也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

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龍犀曰

角帝王之表善曰朱建平相書曰頷有龍犀入髮左河

目龜文公侯之相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蓑弘蓑弘

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

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犀犀足履龜文後

為太尉翰曰目上下正平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

膺錄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

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

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姐密埋璧

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

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銑同善注星虹

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善曰春秋

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

渚諸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實

辨命論

開

宦
4

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
諫臣 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
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
隱於芒湯山窟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貌 翰曰大星如虹
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母感樞星
之精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 皆兆發於前期渙

汗於後葉 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 若謂驅

貌 頻 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

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孔安國曰貌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

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管子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

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冥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帝位也 空

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 善曰呂氏春秋曰有

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善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鷄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良曰有佚氏女歷陽為胡人化為魚鱉

楚師屠漢卒惟息**河鯁其流**秦人坑

趙士沸聲若五臣本作如字**雷震**善曰漢書曰項羽長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弱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齊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火炎崑岳****礫**

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

開

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五臣本之哉其

蔽三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

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向曰礫瓦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顏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亢禦也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

璜不能無考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崩也銑

於縣長相如五臣本

卒於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為車騎將軍碎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

才非不傑也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去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

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

抑尺之量有短哉

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

魯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

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溘合苦死霜露其為諾呼且恥豈崔

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

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

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

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

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

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電照風

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

善曰范曄後漢

辨命論

開

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

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

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二命皆有極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

風馳兩集翰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

而飛廉進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黼黻檮戴大臨

有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約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右士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于受孔

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裔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銑曰言善惡各從而見也

然則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

同器梟鸞不接翼

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

比干文曰閻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
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
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鴟同棲天理固
然易在曉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濟曰薰香草也蕕臭草也

梟亞鳥鸞神鳥也鳳皇之類

是使渾敦

徒敦

桃杓

兀踵

武

善曰左氏傳太

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善曰左氏傳太

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
嚚不反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假明德以亂天常天下
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
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
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耕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
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管農也
橫去謂廢興

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

辨命論

開

可得反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

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良曰信心懷惡以誅殺為

道德以蒸報為仁義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

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

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善曰淮南子曰堯之

時窳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

而下殺窳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比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

封豕大彘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翰同善注言今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白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胥乘間電發善曰

謂晉也干寶搜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杯晚

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社也尚書四夷左社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佛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佛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二論曰電發荆南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我狄之服也佛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

覆溷洛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沂洛背河左伊右溷于寶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盪五都**居**

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

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中縣謂中國也**與三皇**

競其萌五臣本作氓**黎五帝角其區宇**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又寧**種落繁熾充牣**本五臣本作仞**神州**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

曰物滿也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不恭**

開

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善曰尚書

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

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向曰古

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

以及於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

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善曰論語子夏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論

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

治亂各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

為命焉知其所由之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銑曰賦布也

注 4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桓範出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

均才絪卦中庸在於所習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

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

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絪止也胡卦

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結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所習而成也是以素絲

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

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故季路學於

仲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為太守

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謀於潘崇成殺五臣本作弒逆之禍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良同善注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

辨命論

開

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

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

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

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獻敵子路以戈擊之繼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王名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臣本有也字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善曰宋景公有疾焚惑守心災惑災星心

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

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

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災惑乃退三舍延

祿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焚惑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

注同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奏千

里之雨至也若使五臣無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輔

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合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為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

星退雨至也且于公門高五臣本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

喪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

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地日後歲餘果

敗統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

息也周易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如使五臣本仁而無報奚為脩善

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善曰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

矣或為效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秦有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良同善注此

辨命論

開

乃激過之辭矣
徑廷激過也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

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

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

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 翰曰婉柔也 齊曰河

漢之水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善曰此深廣

之所由也 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積善餘

慶立教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翔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 向曰古人

所謂積善必有余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鳳鳥不至言命

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在命也也銑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今以其五百本片言

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善曰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向曰理之真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

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

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

實諸股肱何益不穀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濟同善注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

氣也夫景公焚惑之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異也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善

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珪璧既卒寧莫我聽良

曰周宣王大旱祈雨壑蓋珪璧於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善曰于

為明君事則有異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叟于公

也種猶立也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

善注延年殘獲古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曰說文曰

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向

辨命論

開

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

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

民之辟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善曰此釋君子所以

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翰曰鷄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暝亦鳴不改喻君子雖

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善曰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

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夫食稻粱進芻

楚豢

衣狐貉

襲冰紈

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

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向曰梁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豢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紈素綺也觀窈

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

五臣本作此小人

之所

急非有求而為也

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舞周禮曰狐竹

之管雲和之琴瑟銑曰非求其修道德習仁義敦孝

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也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

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矣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弇瑯瑁曰夫體

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善曰莊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

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

於命也也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

善曰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或或瑶臺夏屋不能悅其

非邪子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或神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瑶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

向同善注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

辨命論

開

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不充
善曰禮記孔子曰

賦五百本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

賤不充賦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

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翰同善注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

之貧賤富貴皆在天

命豈假在此文乎

開化

開化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開化圖書館
ka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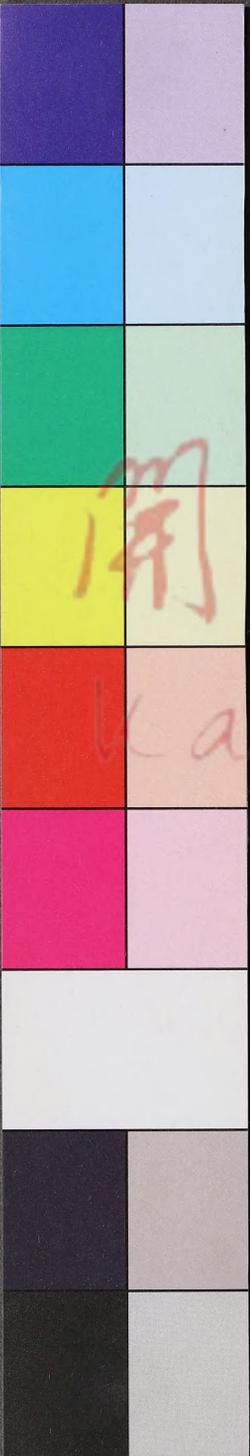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六臣註文選

二七

開化圖書館
Ka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